

论黑白图形设计中的二元对立与共生

毛明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宁波 315211)

摘要: **目的** 以优秀的黑白图形作品为对象, 探究视觉传达设计的文化内涵。**方法** 从黑白图形的形式二元论角度, 梳理色彩的文化渊源, 考察“二元”及其属性的哲学根基, 结合黑白图形“两极”、“互倚”的事实, 考察物、色之间的审美关系; 借助黑川纪章的“共生”理论, 探讨对立视觉元素统一后“共生”的问题, 重点是特异性、互惠性和同时性; 以作品《FUTURE》为例, 考察黑白二元与极简图形能天然融合又生成的意义。**结论** 在黑白二元图形中, 二元对立只是一种表达方法, 使黑白图形“共生”达成一种为人的交流服务的视觉符号, 进而与观者之间建构起情感交流关系。“共生”因此成为视觉传达设计理论创新的目标之一, 并使之丰富、延展作品的内涵和外延。

关键词: 黑白; 图形设计; 共生; 特性

中图分类号: J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19)04-0123-05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19.04.019

Binary Opposition and Symbiosis in Black and White Graphic Design

MAO Ming

(Zhejiang 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with excellent black and white graphic work as the ob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ualism of the form of black and white graphics,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color were examined and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duality and its attributes was investigated. Combined with the fact that the two levels of black and white graphics were translated, the aesth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bjects was examined. Secondly, with the symbiosis theory of Kurokawa Kisho, the symbiosis after the unity of opposite elements was discussed. The emphasis was on specificity, reciprocity and simultaneity. *FUTURE* wa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study the natural fusion and generation of black and white binary and concise graphics. In black and white binary graphics, binary opposition is only an express method and can let black and white graphics achieve a service for human communication visual symbols through symbiosis and further to build an emotion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viewer. Therefore, the symbiosis has become one of the goals of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and enriches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works.

KEY WORDS: black and white; graphic design; symbiosis; properties

《春秋·谷梁传》记载:“天子丹, 诸侯黝垚, 大夫苍。”意思是说, 天子用朱红色的漆器, 诸侯用黑白色的漆器, 大夫则用青色的漆器。可见, 先秦时期的用色已有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 不得越级擅用。孔子占卜, 占到贲卦后, 对子贡说:“夫白而白, 黑而黑, 夫贲又何好乎?”贲是杂色, 有华彩、装饰之貌,

孔子喜欢黑、白色的简洁与单纯。《周易·贲卦》曰:“上九, 白贲, 无咎”,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解释:“贲象穷白, 贵乎反本”, 也就是说, 色彩由绚烂复归于平淡, 从极点回归到本色, 杂色超脱对立的羁绊而再次得到统一, 到达人们所追求的艺术境界。可见, 在古代哲学思想中, 黑、白常与阶级或社会等级相对

收稿日期: 2018-09-22

作者简介: 毛明 (1981—), 女, 浙江人, 硕士, 浙江纺织服装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品牌设计、包装设计、界面设计。

应,包含对立的成分;同时也有艺术层面的融合与共生要素,带有辩证统一的意味。黑、白二色作为中国五色(青、赤、白、黑、黄)体系中的基础色彩,与五行(木、火、金、水、土)一同构成相互对应而又灵活的解释系统,博大精深,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一。当然,色彩本身与图形不可分离,形色相生尔后神采奕奕,所谓“神”,就是精神、内涵或理念统领形式(形与色)。基于这样的文化认知,笔者拟结合优秀的黑白图形设计作品,对其中二元对立与二元共生(统一、融合)的理念进行探究。

1 黑白“二元”性及其对立统一

哲学意义上的“二元”通常指物质与人的精神,因而其属性趋于复杂,既可以指涉人与物、物与物、唯心和唯物的关系属性,又可以表征物自身的存在属性。前者主客两分,其中“关系”体现在二元乃至多元对象之间,譬如西方近代哲学家笛卡尔将世界分为心灵与物质两种实体,认为心灵的本质在于意识,而物质的本质需要从空间和宇宙中发现^[1];后者二元共生,“存在”的对象可以是物质性的东西,也可以是人的灵魂和肉体,包括灵魂和肉体的区别——思维。这是笛卡尔“第六个沉思”的主题^[2],他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其实应该以“我是故我在”为前提,我之所以“在”,是因为我“是”,然后我才能“思”。可见,“是”作为一种方法上的存在论范畴,统一了“我”的“在”和“思”,而“思”属于认识论范畴,它的基础在“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与思维就构成了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本质属性。后来海德格尔把人的“存在特性称为生存论性质”,将物的“存在规定则称作范畴^[3]”。联系到可视化的黑白图形,其图底、虚实等空间物性处在事实上的二元分裂和对立关系之中,属于物与物之间的对立;黑白图形自身的存在需要从设计方法上给予阐释,而阐释本身是一种思考或思维。正如“五行”对应“五色”一样,阐释让图形“应该”如此,或不“应该”如此,必然与自由、现实与可能、存在与认识、目标与行为在这里都被有机而辩证地重新建构起来,并共生彼此。

上述对立又统一的力量源自两个基本事实。一是色彩两极,即黑、白两色处于色彩体系的两个端点,非此即彼,非白即黑,它们分别被视为色彩的终极标志,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而且不同于有彩色系的色相、纯度和心理感知上的色彩温度,黑、白二色自身没有模棱两可的过渡空间。二是黑白互倚,在视觉传达设计作品中,黑、白二元无法分离,缺少黑,白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反之亦然;这种由对立产生的价值在于作品中呈现出来的视觉张力,并且这种张力会随设计主题和细节的不同而产生变化。在这种黑、白互倚的情况下,图形才容易让人在心理上认为是一个整

体。这两个事实说明心物两分和心物交感对于“二元”对立再统一具有重要意义,即物之色或图形之虚实与人情感休戚相关。这一点还可以用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的“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物色相召”、“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等句来印证,而老子《道德经》所谓“故有之以利,无之以用”,亦是从虚实方面对这一意义进行了恰当表述。同样,西方艺术理论也认同这一点。譬如克莱夫·贝尔在他的名著《艺术》中就认为:“有一点无可质疑,即存在一种由视觉艺术作品唤起的独特情感,并且每一种视觉艺术都会唤起这种情感。这种情感我们称之为审美情感^[4]。”这说明,东西方数千年积累下来的艺术认知中其实早已包含这一点,并在绘画、雕塑、建筑、织物等作品中得到比较充分地体现。因此,当将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图形设计纳入到对立统一的范畴中时,就意味着黑白二元图形需要依循艺术审美与心物感应的原则,而这种审美原则关注的重点是对立元素统一后如何更好地“共生”问题。

2 黑白二元图形对立共生的特性

日本设计师黑川纪章在他的著作中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共生”的内涵,他将异质、内外、情理等对立共生系列组合进行了高度概括,认为它们具有特异性、互惠性和同时性^[5]。倘若将这3项特性作为黑白图形设计的评判标准,那么“特异性”强化了统一要素中的对立成分,将作品的创意点聚焦在一个或一组特别的视觉元素上,其他视觉元素则以共生关系存在于作品之中。譬如在作品《熊猫》不断有序重复的折线中,隐藏着一头正在行走的熊猫,见图1。这是一种常见的平面设计手法,有强烈的构成意识,设计师利用格式塔视觉接近组合原理,将折线上的部分线段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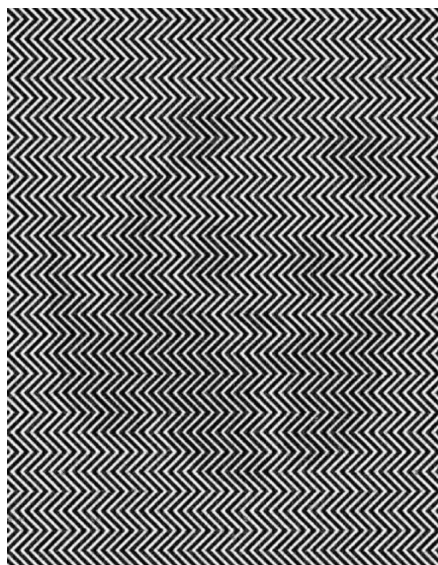


图1 《熊猫》
Fig.1 "Panda"

目的性地加粗,从而在空间上形成人的视觉能够辨别的线条组合图形。从类似《熊猫》的设计作品中,可以看出部分被有意加粗的折线虽然只是全部折线组合的局部,但对特殊图形的可识别性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说的“加粗”,所指对象是黑色折线,但当观者把白色视为正形时,部分白色折线实际上是在“变细”。可见,采用特异手法设计的黑白图形并非截然对立,其关键要义取决于具体图形要素之间的关联。当这一关联又能够生成与观者视觉(情感)相对应的可识别图形时,“共生”图形就可以被建构起来,否则这种特异性就失去了审美价值。

“互惠性”是前文所述“黑白互倚”的另一种说法,也可以理解为共通性。这是图形构成要素“共生”或同时实现各自价值的具体表现。以“THE OCEAN”为例,见图2,“黑色”被赋予独特的象征意义,不仅具体指向黑色垃圾袋这一物理特征,而且还代表一种无道德约束和无环保意识的破坏行为。在许多国家和民族文化中,“黑色”都有死亡、邪恶与冷漠的寓意,因此成为视觉设计师和观者达成共同认知的社会基础,也就是污染与破坏行为的象征。这样黑色就有了转义到“人”的机会,指缺少文明素养的一类群体,换言之,人性基本素质的缺失就体现在“黑色”之中。作品中的“白色”代表鲸和海豚等生物,是生命的象征。如果是黑白图形,设计师往往约定俗成地将环保题材中好的一面,如公正、整洁、庄重等与“白色”联系起来。因此白色也有同样转义到“人”的机会,即代表一类具有很高文明素养的群体。这样,白与黑在这里形成的对立,实际上就将善与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其目的是为了强调环境恶化带来的后果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生存这一事实。因此,设计师重新释放黑白二色的对立性,本质就在于重构人类生活中存在的人文素养缺失与矛盾的社会现象。



图2 "The Ocean"
Fig.2 "The Ocean"

人们看到并理解的这种缺失与矛盾,来自于由黑白二色有序构成而实现的和谐效果。曾担任包豪斯设计学院基础课程教师的艺术家伊顿在评价日本画家雪舟的破墨山水时说:“光亮的空白点处同灰色和黑色色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各种对比“构成了一种复杂面概括的和谐。在这里,每一个元素都产生于一种自动的、无止境的,然而又是受到控制的神情集中的内在过程^[6]。”他认为,黑白意义的建构来自二者共同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就是由黑白互惠、互倚而构成的复杂的和谐;更重要的是,这种和谐来自设计师“神情集中”的控制过程,即专业素养的良好修为。唯有如此,设计作品才会让观者产生“心亦摇焉”的共鸣。

“同时性”是黑川纪章所指之“共生”的第三种特性。在色彩心理中,经常遇到色彩的“同时效应”,也就是色彩互补现象。众所周知,色环上呈180°角的两块颜色称为互补色,当人的眼睛看到纯度或饱和度较高的色彩时,人的视觉神经都会同时要求“看到”它的补色,如果这种补色还没有出现,视网膜就会“自动地”将它呈现出来。但色环一般没有黑白两色,是不是它们不产生同时效应呢?答案是否定的,黑白二色在特定的图形中也会产生“互补”效应,见图3。由黑色方块间隔组成的网格状图形,当眼睛在方块交汇处的白点上移动时,视觉中心出现白点,而余光处的点却“变成”了黑点或深灰色的点。黑色方块下的浅灰色底是设计师有意强化黑白点转换效果而加上去的,如果去除之,眼睛余光所见的点则是灰色的圆点。这是很有趣的一种视觉效果,它巧妙地将静态图形转换为阿恩海姆所说的“不动之动”。显然,这一发现是黑白二元对立共生中最富戏剧性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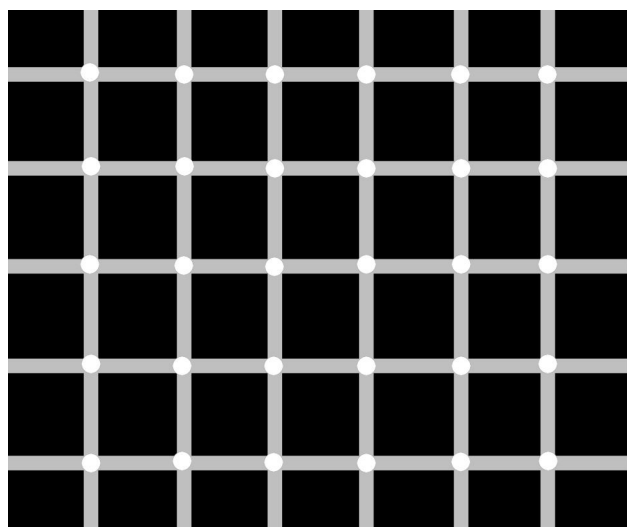


图3 交汇处存在的白点会随着视线
移动产生深浅变化

Fig.3 White dots that exist at the confluence
of black and white squares turn black or dark gray
as the line of sight moves

3 黑白二元图形的融合与启发

通常而言,黑白二色至纯至简,单纯与简约组合,近乎天然。比较典型的例子当是中国书法。或许是纸张本身一般是白色的缘故,人们常常把白色忽略不计。但忽略不等于白色价值的缺失,恰恰相反,计白当黑,白色不仅随时、处处存在,而且还能幻化出一种特别空灵、通透的视觉效果。更关键的在于这种效果带来的简约,很容易触动人的心灵,并给人带来黑白二元图形对立共生的视觉特性体验。在一次访谈中,著名设计师吴中昊谈到他的作品《FUTURE》(见图4)时说:“运用一个硕大的圆形,突出了空灵、迷茫、挣扎、痛苦、无奈的感受,给人以遐想的空间,带来心灵的触动。”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没有确定结果却始终被人关注的问题。设计师在纯黑的背景上放置了一个硕大的白色的圆,这里的硕大,是相对于小小的孤单的人来说的,它与渺小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换言之,大小图形与黑白二色之间突出的“特异性”强化了作品的主题,正如前文所述,作品创意的焦点被聚焦在一组特别的视觉元素上,黑色的背景则烘托出两者对立而又共生的关系。德国视觉设计大师岗特·兰堡评价到:“《未来》作品不同于中国海报设计的任何一个风格,有独特的个人思想和魅力^[7]。”兰堡的作品长于解构、重构,同时也非常简洁,他对吴中昊作品意义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中国文化的重构认知上,因为欧美人会将中国文化符号、中国人的无神信仰和行为贴上某种标签,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标签如同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紧紧约束着他们对中国的想象的同时,也有益于他们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再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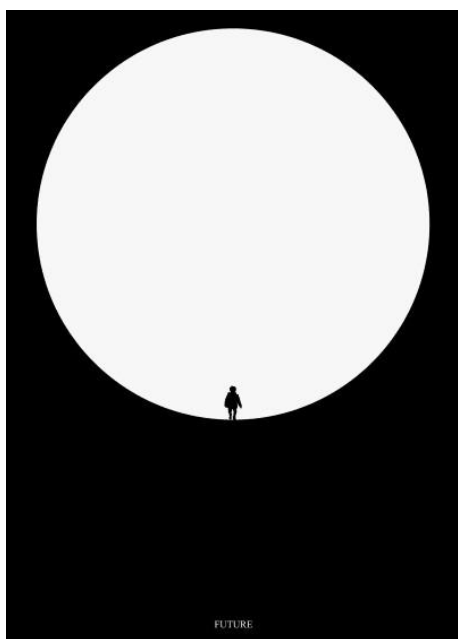


图4 "FUTURE"
Fig.4 "FUTURE"

所以当吴中昊设计的《FUTURE》呈现在欧美人的面前时,他们一方面叹服于简洁的黑白图形带来的视觉冲击力,另一方面则被中国设计师对“未来”所做的图形化思考所感动。毕竟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乃至互惠互利,无不体现出对立然后统一的和谐主题,而人类的未来需要人类共同来探索、建构。如此宏大的主题,被浓缩在如此简约的黑白方寸图形之间,难怪这幅作品能够连续获得国际设计评委的多次认可。与此,《FUTURE》集中体现出的正是黑白二色既对立又共生的本质。联系前文,黑白二元简约图形之所以成为全球通行的视觉文化符号,是因为这样的图形不仅仅是超文化的存在,还因为它是一扇打开文化深层涵义的“互惠”之窗。通过它,可以阐释各种文化蕴含的希望与恐惧,阐释东西不同文化之间原本无法理解和不可表达的内容。

除《FUTURE》外,类似的例子还有平面设计界耳熟能详的福田繁雄,他的黑白正负形海报给人印象深刻,旅美华人设计师陈放的海报作品《胜利》也是黑白互生的优秀案例。从这些案例中,还可以从3个方面对其中二元对立与共生观给予进一步思考,并获得启发:(1)人类社会的和谐,即社会文化、政治、性别等之间的互动交流关系,设计师在作品中表达出追求和谐的美好愿望;(2)对立、有序、互惠,即自然与人文环境的秩序化构成有赖于各组成部分的有机结合,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构成要素具备清晰的有序动因,从而有益于“生态”系统良性循环;(3)文化互生带来的动态交流,让不同时空的要素汇聚于当下不同的设计领域,如绿色生态设计、智能交互设计,从而作品或产品中形成可以借鉴、承继与转化的风格,并在生产与消费上形成环环相扣的关联,这应该是诸多设计领域的理想样态。由此可见,在文化互惠共生的前提下,优秀的黑白二元图形以及其他不同类型的设计作品,只要它们本身合情合理,通常都可以被大多数消费者所理解并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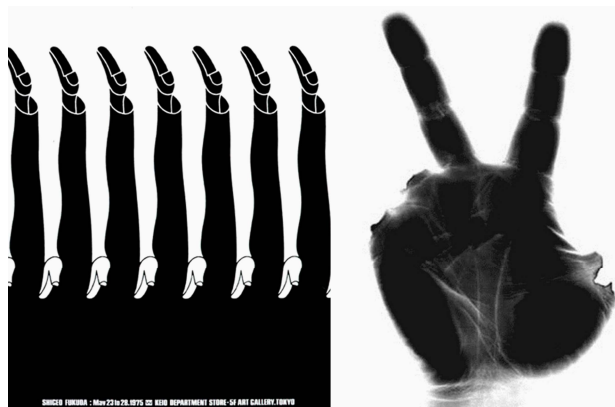


图5 正负图形和《胜利》
Fig.5 Positive & Negative graphics and "Victory"

4 结语

综上所述,黑白二元图形采用矛盾对立统一的视觉语言为观者注解了“有意味的形式”这一美学论断。观者由此意识到,这种二元对立并不是设计的目的,它只是一种方法,真正直接的目标是让黑白图形“共生”而达成一种为人的交流而服务的视觉符号。由于人类世界处于简单与复杂、对立与统一、共生与转换的常态之中,因此其存在亦是多元价值的表征。黑白图形“共生”的基础虽然生发于“二元”对立论,但在阐释人类符号世界的交往机制时,“共生”论的图形设计思想还是要以批判二元对立论为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共生哲学和现当代西方系统哲学理论交相辉映,为视觉设计实践带来可供阐释的理论源泉。事实上,为跟上今天信息多元化的社会发展趋势,视觉传达设计师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传统的工艺美术思维方式,从后现代主义设计、极简主义设计、绿色生态主义设计和智能交互设计等前沿领域中汲取养分。实践也以证明,这些设计领域的理论内涵中,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了“共生”设计的内容。虽然当代视觉传达设计的“共生”理念还处于前期探索阶段,但也不会再局限于工艺美术时期的文化模式,甚至还跳出人与自然共生的单一思维范畴,走向多元与交互的智能化领域。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包括黑白图形在内,多元与共生都将是视觉传达设计理论创新的目标之一,当然也是其内涵和外延得以丰富、延展的源泉。

参考文献:

- [1] 汤姆森. 笛卡儿[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THOMSON. Descartes[M]. Beijing: Chinese Book Company, 2002.
- [2] 笛卡尔.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DESCARTES. To Refer to Descartes' First Philosophical Meditation[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
- [3] 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2.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M].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12.
- [4] 克莱夫·贝尔. 艺术[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CLIVE Bell. Art[M].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2005.
- [5] 黑川纪章. 新共生思想[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KUROKAWA Jizhang. New Symbiosis Thought[M]. Beijing: China Building Industry Press, 2009.
- [6] 约翰内斯·伊顿. 色彩艺术[M].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
JOGANNES Ltten. Color Art[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85.
- [7] 吴中昊. 一个设计师的黑与白[EB/OL]. (2015-05-21). <http://www.tooopen.com/>
WU Zhong-hao. A Designer's Black and White [EB/OL]. (2015-05-21). <http://www.tooopen.com/>